

【彪郊/all郊】朝歌今日无阴云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1887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18871>.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崇应彪/殷郊 , 彪郊
Character:	崇应彪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all郊 - Freeform , 雯昭武牧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09 Words: 15,335 Chapters: 1/1

【彪郊/all郊】朝歌今日无阴云

by [kkxlkky](#)

Summary

殷郊因为苏全孝而流的一滴泪造成朝歌无法挽回的雪崩，从此每走一步都是死局。

/1.5w+一发完

/ooc预警

/be预警

断头台上年轻的王储束缚手脚，面对肆意欺他骗他的父亲，浓烈汹涌的情感把人形扭曲成封口容器，震荡的爱灌不进来，嘶吼地恨也出不去。

崇应彪踢开已死的刽子手快步上前，伸手抓住殷郊凌乱的头发，这是他大好的机会，血染朝歌，失去亲子的王能成为任何人的父亲，而他会是权力最优秀的儿子。

权力，权力，权力。

野心家心无杂念，自从弑父当日泪流满面迈出大殿，权力貌似就成了他唯一可以追求的东西，年轻人被混沌地捧上梦寐以求的位置，外表人模人样完好无损，看上去磐石一颗，生有蛇蝎心肠，真好，殷商北伯侯强迫自己感到快慰，他兴奋地颤抖着，一手攥紧鬼候剑，一手用力将那副凋零时更加稠艳的面孔调转方向。

最后，他要看一看殷郊的眼睛。

作为稀世宝物，鬼候即使在地牢昏暗的灯光下也能反射出刺目的锋利，崇应彪执起剑，注

视着他不能更熟悉的复杂的纹路，这些纹路往往不能被欣赏，因为可以让血流更多伤口更难愈合的危险功能，再漂亮也凶猛。

地牢太安静，姜文焕什么罪也不愿意殷郊受，选的地方倒便宜独自看守的崇应彪，他故意大声叹气，半眯眼睛，吹了吹鬼候剑上莫须有的灰尘，物似主人，鬼候剑剑刃冷清和殷郊凛冽的眉目三分相像，崇应彪瞧着忍不住伸手弹出响声，叮铃，给牢里尊贵的血统一些了不起的暗示。

老实说，崇应彪还真期待殷郊给他交代些什么死志，毕竟八年战友，情怀还是在的。

已经被判定为杀父弑君的废太子没随他惊醒，殷郊靠墙端坐，似乎还未能由吹掉遮目叶片窥见的打击中回过神来。

殷郊不想说话，也没力气，可能他全部生机在面对父亲承认一切肮脏时就耗光了，可能刚才押送途中崇应彪使他太痛了，他凌乱披发，轻轻躲在地牢的角落里，几乎就要那样沉默死去。

静谧的空间里崇应彪心口烦闷，北伯侯为他没见过的太子殿下感觉别扭，他皱着眉，又忍不住笑出声。

崇应彪明天要送殷郊上刑场。

手中的鬼候剑很冷的，可曾经他看执剑者举起时觉得分明热得很，耀眼地像太阳。

崇应彪拿着剑对虚空比划比划，鬼候可以轻易劈开牢房上的锁放殷郊离开，但他没想过要那么做。殷郊是死是活，痛苦快乐都和他关系不大，或者说死了更好，崇应彪只要完成殷寿给的任务，看住他，过了明天，他就是一人之下。

刚刚宗庙到地牢的押送途中殷郊忽然清醒来，大悲大哀后疯了似的奋力在崇应彪手掌间挣扎，他和姜文焕各抓一边，勉强维持一头蛮牛，姜文焕不伤殷郊，束手无策几乎要开口喊表哥，崇应彪沉着脸，用力将殷郊手臂攥紧，拦不住，干脆地拧断了他腕骨。

啊——

殷郊疼得更狠了，红着眼睛反抗愈发激烈，慌乱中发簪陡然跌下来，崇应彪面不改色迈过去，是麦子花纹的金色短簪。

哥，哥，姜文焕拿出不在人前显露的关系安抚着他，崇应彪能看见他咬紧的牙关，内心却平静嗤笑，对这难兄难弟浑然不在意。

他近乎故意地半搂半抱，强硬地架起殷郊，让痛到冷汗直冒的太子殿下在他怀里发出痛苦不堪的哀嚎，那感觉怀里仿佛截住一只鸣叫的飞鸟，濒死还在扑腾。

“鄂顺死了。”崇应彪忽然沉声，恶毒地提醒他。

姜文焕瞪了他一眼。

疯太子闻言愣了愣，定住在原地，他惊惧地睁着一双红红的眸子看向崇应彪，痛苦都被吓到似的小下去，殷郊明白崇应彪什么意思，今时不同往日，鄂顺死了，他跑，面对他已然完全陌生的父亲，崇应彪和姜文焕也会死。

可崇应彪什么时候这般冷酷狠厉的？

短短几日而已，大家好像都长大了，就显得他不肯割舍的天真愈发可悲。

物是人非，不仅是父亲，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好似忽然面目全非，殷郊含泪摇摇头，哀恸

地发出又哭又笑的声音，他不再反抗，甚至开始顺从，崇应彪手贴上他皮肤，仿佛刚才果断伤害殷郊的人不是他，冷脸为他拉一拉领口，朝歌阴天，原来太阳也会发抖。

崇应彪和姜文焕把殷郊送到地牢，姜文焕仍然侍卫般给殷郊收拾出干净的地界，他则在一旁看着，忍了忍才没说风凉话，姜文焕蹲下身用手碰了碰殷郊膝盖，可能顾忌崇应彪，他什么也没说，只凄望着殷郊空荡荡的表情，心中千言万语般化成一句，表哥。

随后便不再多待，转身就走，崇应彪不敢让殷郊死在地牢，可殷郊出地牢却势必会死，姜文焕心乱如麻，快马朝城门奔去，要做的事情还太多。

崇应彪目送他下定决心的背影，想姜文焕可能还得找法子救，劫法场的事姜家人做不出来，可送殷郊离开，城门第一守备军正轮到姜文焕，他未必不敢。

殷郊待在地牢，完全解脱对殷寿的幻想，才有时间想明白鄂顺的死，慢慢思考，原来失去无辜生命的那么多人，包括冀州前献身的苏全孝，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最最信奉的父亲。

无数人早用生命告诉过他答案，只是他不肯听，固执地拽着姬发为殷寿辩解，让更多后来本可以不死的人都因他而死。

废太子抽干灵魂的偶人一样待了好几个时辰，中途崇应彪出去过两次，回来殷郊动作一变未变，仿佛已经死去多时，崇应彪或站或坐，行动说话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不过好在崇应彪喜欢自讨没趣，习惯越没趣越讨，就像小时候跟父亲打猎，明知道男人不会回答他请教的那些问题，却还是傻着一张脸去求。

啊，他父亲已经死了。

“不说点儿什么？”

崇应彪漫不经心地问，如果殷郊低头诚恳些央求他，说不定他肯听一听殷郊的遗愿，等他人头落地，找个时间帮他实现。

殷郊始终颓丧地低着脑袋，哀莫大于心死，他一改宗庙前疯狂悲切的模样，人已从内而外地消散，看起来大病一场几乎随时殒命。

等了良久，崇应彪以为殷郊永远也不会开口时，废太子突然地喃喃低语，声音小得需要崇应彪全神贯注才可以听清楚。

“过几日就是你生辰了……”

妈的。

“这不是死人该管的事。”崇应彪收剑，忽然感觉没有意思。

殷郊怎么不现在就死呢？

他烦躁，说不清因为些什么，自从龙德殿殷寿逼他弑父，崇应彪就再也摸不到开心与痛苦的边界，他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快乐的，而且得是趾高气昂，放声大笑，毕竟北伯侯嘛，万人上可望不可即的高贵，曾经把脚踩他脖子的人，如今都要低下头给北伯侯问安，他最想要扬眉吐气，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恭敬顺遂和奉承，一朝得偿所愿，本要千万开心万万欢乐。

可事实并非如此，崇应彪真正的快乐十分模糊，神经蒙上一层层名叫野心的纱，看不真切他心口破溃涌流的是金水还是血脓。

“母亲是怎么死的？”殷郊又哑着嗓子问，崇应彪没回答，他攒了攒力气，慢慢靠近坐在牢笼

边的看守，取暖的兽靠近猎人，“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吗？”

崇应彪得知姜王后死讯第一时间派人去过太子寝宫，殷郊认得那是他的手下。

不过崇应彪可不好心，他是想催殷郊去撞父亲的剑刃，催他去死。

“刺伤。”崇应彪闷闷地说，下葬前专门看了姜王后整理过的尸首，好像就有朝一日等着殷郊来找真相，“出血量很大，短促，时间不长。”

殷郊缓缓地点头，母亲死前没有太痛苦，大概算无数苦难中勉强捡起来的幸事。

比干一直不肯告诉殷郊外面乱飞的传言，他所了解只有一个个噩耗，叔祖有没有猜到其实姜子牙说的都是实话，会不会正因为殷郊的固执，才不得不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证明。

殷郊头痛欲裂，怎么好像他只是被滚石砸了一下，就开启另外的人生，昏头转向地醒过来，眨眼四大伯侯出事了，还没等他消化好消息穿戴整齐去安慰母亲，去质问父亲究竟怎么回事，姜王后的死讯就快一步递到眼前。

然后是叔祖剖心，殷寿反口……一切都过分地仓促，眨眼几日他就从商朝太子变成被推上断头台的囚犯。

“都怪你，殷郊。”

“……”

崇应彪面容平和麻木，连指责都不是，单纯嫌他不够痛苦，冷漠地陈述，“都怪你当时没下去手，让主帅把姐已带回来。”

“不是……”殷郊摇头，表情扭曲，无法接受崇应彪的刺痛，想否决，他只心软苏姐已是苏全孝的妹妹，他不知道那是狐妖。

“鄂顺，我们的父亲，你母后，大祭司，都因你而死。”

“因我？”殷郊抱着脑袋，期望可以捂住耳朵，他折断的手骨耸拉着，恍惚间濒临崩溃，口中发出呜咽叫喊，几乎快要被崇应彪肯定的话语逼得撞墙。

可现在还不能死，还不能死，崇应彪说的是事实，他已经害死很多人，无论如何，崇应彪怎么说，他至少不能再害死崇应彪。

北伯侯居高临下，亲眼看到殷郊的绝望，仿佛上瘾发作得到缓解般浑身都轻松很多，他饶有兴致地蹲下来，语气颇为阴阳怪气地可惜，对旧朋友根本没有心疼，没有任何怜悯，“现在姜文焕应该想尽办法要救你，你猜他能不能成功？”

“别说了！”

殷郊扑过去，额头撞上牢笼，他现在距离崇应彪很近，两个眼睛冒寒光，披头散发像索命的冤魂。

崇应彪躲也不躲，瞪着眼和他对视，两人互相愤恨，如同行至陌路的两只野兽，生怕对方不够声嘶力竭不够鲜血淋漓，精神同样已经岌岌可危。

崇应彪绷紧到极致的神经将断未断，窒息着渴望摧毁所有，他龇牙咧嘴，恨不得用车轮从殷郊身上碾过去把生命瞬间抹除，要么用力抱住殷郊绞拧，让殷郊在他怀里挣扎到动弹不得，痛苦至再无回寰。

殷郊看着崇应彪，他在发生这么多事情后第一次仔细看看崇应彪的脸，发现新晋北伯侯竟

和他不分上下的可怜……殷寿疯子，用他极具天赋的刑罚点子分给他们最糜烂的结局，天哪，他忍不住伸手想碰一下崇应彪的发丝，崇应彪飞快避开，咬牙切齿嚙嚙冷笑，犹如困住的野狼，可笼子里明明是殷郊。

杀父后崇应彪就完全歪曲错谬地坏掉了，身体各处都不受控制，随便拼合个人，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只想用野心的借口掀翻所能席卷的一切。

最想砸碎，最想撕扯，最想折磨仅仅活着就让他难受的殷郊。

“质子死了就死了，你死却要搭上这么多人，你现在还觉得我们一样吗？”他恨恨地给殷郊下结论，“最应死的就是你。”

说完崇应彪抓住他的头发，殷郊脑袋歪了歪，一滴眼泪猝不及防落下，打在崇应彪手腕上，震得他慌忙火星烫伤似的丢开，恶狠狠将温暖潮湿的触感蹭掉。

殷郊倒在一边喘气，睁眼任由眼泪更多地淌出来，崇应彪和殷寿一样厌恶看到他的眼泪，心口像塞了浸水的棉花，沉甸甸，爬满求生的蚂蚁。

鬼候旧主爱笑，比起冷冰冰的武器，平日殷郊更像锻造时未没入水池前烧好的火红，靠近开始就给崇应彪烙下一块儿血肉模糊的旧疤，让他看见殷郊就觉得灼痛。

情况发展，即使现在殷郊已经不再烫了，结果又因为崇应彪更冷所以没有丝毫改变。

可崇应彪从前也以为殷郊永远不会变的，他也是。

生辰？他沉默着敌视这个词汇，想不明白殷郊到底要干什么，殷郊知不知道他就要死了，还是说是殷郊以为对崇应彪有用的感情牌？

明天就上断头台，今日该咒骂，愤慨，痛苦又恶毒地怨天尤人，如果什么都不会至少该学会恨，恨殷寿或崇应彪都好，而不是为鄂顺还有更多人停下逃跑脚步，不是临死前还要装地施舍慷慨大方！

“姬发去杀西伯侯了。”崇应彪换个话题，他想故意刺激殷郊，希望他最好在明天太阳升起前疯掉。

“你说什么？”殷郊难以置信地爬过来，仰着头，神色因为犹疑显得有些可怜，像崇应彪某年从雪地里抱起来的小世子，殷郊下意识反驳，“不可能，你骗我，姬发怎么可能伤害他父亲？”

崇应彪低头大笑，殷郊啊殷郊，他笑得要流眼泪，殷郊眼里姬发总是好的，哪怕他面前就有一个杀父孝子，也没对他的判断产生任何影响，姬发不会杀姬昌在殷郊看来和他会杀崇候虎是一样肯定。

殷郊的脸气得通红，又着急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眼巴巴等着崇应彪回答，可崇应彪没再继续说下去，他忽然伸手进去，“你是不是发热了？”

崇应彪摸摸殷郊的磕了个印子的额头，有点烫，殷郊却猛得狠狠咬上他虎口，瞪着圆眼睛不撒嘴，牙齿扎进崇应彪肉里，很疼却可以忍受，殷郊没下死力气，不会咬掉块肉。

就这样，崇应彪不急着抽回手，反兴致盎然地捏住他腮帮子，殷郊就知道朝他撒火儿，崇应彪忘了自己杀人诛心的话也最愿意扎向他，“行了，我去给你拿药。”

殷郊不肯，叼着他的手像狗叼骨头，两条眉毛斜斜的竖着，崇应彪想了想，终于说句姬发的好话，“又不是我，姬发不会动手的。”

他自嘲一下，没注意自己在哄太子，“可以吗？”

“不是。”殷郊想为姬发解释，可他并不存有伤崇应彪的心。

崇应彪把手抽出来，看看青紫的牙印，他寻思殷郊要住久了得在门口写个猛兽的告示，免得下个人给他咬断几根手指，示意殷郊不用解释，崇应彪明白他的意思。

只不过姬发是否会把姬昌的人头带回来还真不一定，若杀父拖延时间或许还有能救殷郊的机会，不杀则是选择看殷郊去死，崇应彪看着咬人后恢复些精神的太子殿下，二者不可兼得，姬发也可能保不住任何一个。

“我去给你拿点药。”

殷郊也没说不用，因为他说不说都没用，崇应彪总是反反复复，在他面前不断舍弃和抓紧，殷郊不明白他想什么，一直不明白。

崇应彪走出地牢，抬眼恰好是一轮圆月。

殷郊，他，姬发，姜文焕，他们留下的四个活人，今晚时间倒流周而复始，兜兜转转又回到王后死去的深夜。

姜王后的尸身恰由当值的北方质子处理，消息最快传到崇应彪耳朵，北伯侯起身穿戴好铠甲，立即加入了晚上本就没有安排他的巡逻，崇应彪明白王后死于深宫这几个字对殷郊意味什么，他索性直接领兵走到摘星阁附近，等着主帅发号施令。

殷郊在里面，殷寿刚进去。

姬发姜文焕来得也不慢，三个人碰头，一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摘星阁方向传来大王荒诞无稽的指责，崇应彪向上看，重重烂漫宫阙，太子持剑登鹿台，失去母亲的小狮子已然痛极，吼叫振聋发聩，她是狐妖，殷郊的白色睡袍似一件孝衣，走动起来如未点燃的纸钱。

画面撞进眼眶，崇应彪有惊恐有大喜，当下太子势必做不成太子了。

虽然是他派人去找殷郊就预料到的场景，可崇应彪还是很想问，是不是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殷郊才感觉自己最高尚刚直？

武器锋利可自保，为人臣人子，锋利只会自断。

保护大王，崇应彪高喊，亲手促成的立功时机他绝不会错过，挥剑一马当先冲在前，和战场上冲锋陷阵颇有相似的真挚。

杀父还愿的北伯侯两三天没能休息，全靠野心吊命，但他依然目光如炬，即使精神飘忽不定，奔跑时直想吐，还觉得挺好，崇应彪胃里空地能填进去至高无上的位置。

殷郊逃了。

崇应彪恼火地蹲下，懒得看瘫倒一侧的姬发，他们待在一块儿的日子太长，那短短一道伤口根本连样子也不肯装，姬发不是证明殷郊伤了他，他是在明目张胆地在威胁，告诉崇应彪，一旦他要下去，利刃将来自身后。

殷郊不会放弃鬼候剑，现在鬼候剑留在这儿不过是在警示后来者，继续追究随时将变成太子逃跑杀死的受害人。

姜文焕跟上，不用多观察就立刻理解了情况，八年，不是八天也不是八个月，他们认识八年。

他伸手拦住崇应彪，轻飘飘一句火把，拖延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姜文焕站在姬发，站在殷郊这边。

崇应彪有些犹豫，他倒是无所谓和姬发刀剑相向，可加上姜文焕，结果当然非常明显，他不作吃力不讨好的事。

气氛凝结一瞬，崇应彪站起身，顺姜文焕给的台阶下来，非自愿相处八年的散装熟悉让大家都有些松了口气，他不会再追。

鬼候剑是给崇应彪放弃的甜头。

姬发真的懂他的贪婪，没了功劳有鬼候剑也很好，崇应彪感觉自己被小瞧了，又不可能不为此心动。

他在姬发面前拾起鬼候剑，月光下仔细打量剑上美丽的花纹，剑和剑的主人一样，都带着前一刻未消弭的腾腾杀气，沉甸甸握住，仿佛握住他嘭嘭直跳的心。

崇应彪用力抹掉剑刃上的血，指尖被故意划破，本该意气风发的北伯侯，寂寥地书上的名字，崇应彪，他用自己的血在鬼候剑上深刻地印下，有意逆着姬发不赞同的目光描了一遍又一遍。

不过，崇应彪想，他拿在手里才知道鬼候剑脱离体温也和寻常武器没什么两样，不会烫，更不会发光，或许自始至终崇应彪眼里真正炽热耀眼的只不过是殷郊，和殷郊拥有什么也无甚联系。

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

崇应彪目的明确，要殷郊成为第二个为他野心让路的贡品，和父亲并列，奉于修满恶鬼的野窟，他比恨更清楚喜欢，哪怕曾一直觉得自己非常讨厌殷商王世子，崇应彪知道他什么德行，他就是对不该属于自己的柔软情感，非常讨厌。

从那个吃饱穿暖让姜王妃裹成球的世子跟在殷寿后面来到质子旅，雪堆里锦衣华服拿起剑，扬言要成为父亲一样的英雄，要和这群凄惶无依的孩子当兄弟时，崇应彪就讨厌。

殷郊活得少有心事，身上生长着踩踏别人而不自知的，天真烂漫的残忍，天真使得他道德永立不败之地，残忍是他总能轻易放弃其他人一生所求的东西。

不管是高高在上安乐的世子生活，还是后来明明拼命才获得却可轻易当赌注的鬼候剑，又或者未来帝王的位子，乃至本该最珍贵的生命。

这种残忍对崇应彪和殷寿相当于招招致命，随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欲望逐渐见血封喉。

殷郊才进质子旅崇应彪觉得他恶心，虚伪，商朝皇族这一代唯一的独苗，不好好躲在安全的宫殿，偏来和训练场被遗弃的他们一起做所谓抛头颅洒热血的蠢事，称兄道弟，怎么想怎么看都是帝王家御下的手段，殷寿给质子旅撒下信仰的种子，蛊惑半大小子们真当殷郊是兄弟他是父亲而前仆后继的把戏，就算殷郊再无害，竭力向周围辐射善意，崇应彪也不信。

每次他坐在火堆旁仰着脸讲自己父亲是个大英雄，崇应彪都躲得老远，避免被这人亮晶晶的眼睛洗脑，有时仔细着主帅的动静，等殷寿走近摆出赞同的表情，姬发苏全孝往往最为捧场，扯嗓子吆喝地像殷郊发出声音的回响，让人睡觉梦里也忘不了做个英雄。

而崇应彪却早知道自己绝当不了英雄，知道他们不是兄弟是士兵，质子就是质子不是儿子。

就算他父亲位列四大伯侯，崇应彪心里也明白，他和质子旅绝大多数质子一样，是被厚重的家庭踢出来，没有继承权，没有竞争力，可轻飘飘送到战场上垒实殷家江山的质子。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情感富裕者能编织的美梦，榨取不了他一点幻想，除了往上爬，除了赢带给他痛快，其他东西根本无法慰藉崇应彪早枯萎在北地的心灵。

不过就算他再想不通，那个他看不起的傻世子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时间一长，崇应彪发现殷郊的傻处不仅在对在他看来早有狼子野心的父亲过分崇拜，殷郊还喜欢自以为是布下施舍，对所有人。

难以置信，殷郊记得住八百零四位质子的名字和生辰，包括崇应彪的。

他早先原本只记得名字，后来质子旅第一个人死去了，崇应彪看见脱下铠甲后殷郊默默翻来大家的初到朝歌登记的本子。

那天恰巧是他十四岁生辰。

战争让未完全长成的孩子们幻化出大人的脸，殷郊牵着马，第一次面对兄弟死亡，他心情不好，可今天是崇应彪生日，他刚知道就再放不下，强挤出个酒窝笑笑招呼他。

“走，陪我跑一圈儿。”

崇应彪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以往这事情殷郊都是找姜文焕或者姬发，鄂顺骑马焦躁，他骑马狠，都不是跑马的好搭子，另外两个虽然也不跟殷郊一个风格，可很会为他迁就，殷郊不晓得，还以为是找到默契的伙伴。

“我骑你的。”

崇应彪提出要求，希望殷郊拒绝，他实在不想在除了竞争状态或主帅面前的其他时间和世子扯上关系，本能的，怕被太阳烤熟成一张人皮。

他瞥见远处注视这边的姬发，每天亦步亦趋生怕殷郊忽然暴毙的西岐农夫竟然也难得没上来打扰，战争带来的余悸让质子旅对同生共死的战友宽容，死亡更是，崇应彪隐约感知到大家悲伤的气氛，故作大人终究不是大人。

“好。”殷郊倒不在意，他总不在意，“要不要试试我的弓？”

“要。”

说话间崇应彪顺利翻身上马，殷郊却不是很对他那匹的脾气，被颠来倒去折腾好几个回合，夹稳马腹使劲勒紧缰绳，终于才安生地在马背上待住。

崇应彪皱起眉，看得十分别扭，殷郊驯服这马像驯服他似的那么难受，主人和自己没多久就平静下来的马儿一对上眼，各自领回一份鄙视，不中用。

殷郊率直，想什么说什么，他在讨人喜欢方面玩不出什么花样，驾马走两步，忍不住开口问，“你生辰，想要什么？”

原来如此，崇应彪想，见过死人开始心软的王世子大庇天下，他成了第一个受益者，可崇应彪能开口要什么？他胡思乱想，质子能和世子要什么？没啥心眼儿的殷郊究竟是不是在试探忠心？这话能当真吗？

崇应彪纠结，怕稍有不慎下个战场除名的就是自己，顿了一会儿，望向殷郊仍耐心等着的眼睛，他决定遵从一点不太逾矩的内心，“为什么要知道质子们的名字？”

“什么？”

“为什么要知道我们的名字，生辰。”崇应彪的确疑惑，他的世界观无法解释，“你以后不止八百个士兵。”难道也要从头记到尾。

“可我们是兄弟啊。”殷郊不假思索地说，他不明白这件事和多少士兵哪里有关系。

……兄弟。

崇应彪看着殷郊，他是认真的。

这也是主帅算到的目的吗？

崇应彪撇开脸，被他理所应当的回答刺到眼痛，转过头，朝殷郊伸出手。

“你的弓。”

殷郊毫不犹豫将弓箭递过去给他，仿佛以前给姬发只是崇应彪没勇气上前，弓弣被殷郊握住很久的地方十分温暖，崇应彪接过来，蜷缩一下手指，掌心恍惚烫伤。

晚上找不到多少猎物，他们也心不在此，两人驾马慢悠悠转一圈，回营地前射了满篓月亮。

虽然晓得殷郊可能只把他当做死在战场上的质子的补偿，可那天崇应彪没生气，他收起自负和骄傲，突然觉得殷郊切成无数份的心软仁慈也没什么不好，他拿一份，看得出来拿过，却结结实实拥有，有时候为什么得到不重要，得到才重要。

换位思考，崇应彪不知不觉把殷郊当死在战场的什么人了也说不定，小世子给了崇应彪在心里否定过无数遍的回答，临睡合眼，相处过的时间仿佛无形的血缘，带给崇应彪新的归属。

他们并没有变得更亲近，却没理由再疏远。

回到朝歌殷郊给崇应彪补了礼物，崇应彪看他紧张兮兮地跑着抱上来，抬抬眼皮假装不在意，世子殿下，什么玩意儿啊，瞧不起他，食盒值几个钱？

“尝尝，母亲的手艺，我央她仿了北方糕点的样式，肯定很好吃。”

啊？崇应彪一时没反应，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劳动王妃大驾，母亲这个意向离他太远了，千里外一座孤坟，人是不能写进崇家的低贱人，鬼是无名无姓倒霉鬼。

“我也要吃。”旁边的鄂顺听见立刻凑过来，他最小，平日嘴馋。

“不行不行。”殷郊拢住食盒，“都有份，很多的，等崇应彪先挑。”

但口味对崇应彪来说太甜了。

他咬了一口，盯着殷郊谨慎的样子，难得露出一丝无害微笑，到底还是个孩子呢，“这是为我做的？”

“对。”殷郊点点头，他就说，厨子哪有他母亲厉害，崇应彪都满意了，可见母亲手艺出神入化。

“那我拿走了。”

等等，殷郊呆了呆，他路上忍了又忍才着没碰，想等着崇应彪开动后就吃第二块的，鄂顺直接蹦起来，“给我留点儿，有多好吃？”

崇应彪不管，提着食盒拿起盖子盖上，对俩人的牢骚充耳不闻，回他自己营帐的半途路过姬发，开心地大摇大摆，下巴翘到天上去。

生辰过后崇应彪对殷郊也放肆了些，连带因为他对殷郊保持距离所以处处小心点姜文焕都松了口气，姜家特殊，皇室多疑，他至少表面上要跟殷郊保持距离，大家关系都不错姜文焕才可以和他表哥亲近一些。

时间飞快，插科打诨的小伙子哪有玩不到一起的，争强好胜的狗崽子们从比武场下来，再大气性还得一起生活，一个锅吃饭，有那么阵子，至少三两年，连最谨慎的崇应彪也险些被吞噬进兄弟父子的世界里，小打小闹的明争暗斗也觉得有意思。

他们原本是可以一起长大。

尽管长大过程中有很多变数，大人要的东西更多，求的更多，野心也更大，赌约由射中多少靶子到杀多少人，由烤一只鹿到斩一个头，殷寿需要更多军功，他们就得上更多战场，可和这些人在一起，会产生极为矫情的安心，旷野里在彼此守护下睡着的安心，背靠背厮杀到最后一刻不必回头的安心。

他们不知疲倦不辞辛苦，有时甚至机械地挥动刀剑，连对方的面目都来不及看清，一身血从死人堆里捞出兄弟，边喘气边点数，少一个，又少一个。

渐渐殷郊学会了为活人笑，不再抱着质子的尸体不肯撒手地哭泣，他已经被主帅打了好几次，终于从固执地要拖死人回家的小孩，变成能带他们的剑回家的世子。

崇应彪在一场场血色中感觉不到任何当英雄的快感，他不知殷郊和姬发盲目的自信出于何地，敌人或者血肉横飞或者垂死挣扎在他看来都没意义，只有战后论功行赏才能让崇应彪察觉原来杀人和猎兽有所不同。

小时候殷郊好奇心重，爱追着不同地方来的兄弟讲故事，姬发把麦田里的故事给他，鄂顺把细水长流的故事给他，姜文焕则补充姜王后讲过的细节，崇应彪顶着殷郊探索的目光满头汗，欲言又止两回，最后吊儿郎当地告诉他，北地和朝歌没什么两样，纵马打猎，骑射剥皮，喊，还不如这里宽敞。

不信，肯定好得不得了，你自己藏着掖着，等我哪天去看，比比到底一不一样。殷郊拍他肩膀，一句话让崇应彪绞尽脑汁，他真想不起来有什么好玩的。

北方在他看来和战场一样血腥，年纪很小的兄弟姐妹为争抢父亲的注意打到头破血流，互相陷害却不被制止，养蛊似的圈在一处吞噬出胜者，每个都又冷漠又自私。

相隔战后未灭的火海，崇应彪看到殷郊，他蹲下握住不断咯血的伤员的手，是和殷郊关系不错的质子，前些天还说家里娃娃亲的新娘将来朝歌，崇应彪撇开脑袋去找其他尸体下可能掩埋的伤者，忍不住皱起眉头，身为世子的殷郊一直觉不出他在质子旅很特殊，他把自己和父亲还有质子旅绑在一起，可不一样的，面对父亲他是儿子，要承担责任，面对质子他是第二决策者，要履行义务，当有一日殷寿和质子无法行驶在同一个方向，殷郊会被彻底扯碎。

崇应彪操心时没料到想扯碎殷郊的会是自己，他扯碎殷郊时也没想到曾认真地操心过。

殷郊十岁抱着琴跑到质子旅躲老师时就让所有人都敏锐意识到，被殷寿刻意模糊的，这至关重要的一点。

小世子少见地穿上锦衣华服，带着叮叮当当的玉器，殷郊进朝歌城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他莽莽撞撞地闯进练兵驻扎的围帐，把琴往姬发床上一放，姜文焕急跑过来，看样是听说世子丢了找来的。

所有人都好奇地打量他，殷郊在质子旅待得太久，他们都忘了他身份不同，殷郊丝毫察觉不出大家眼神的变化，盘腿坐在一堆披坚执锐的铠甲小将中间抚琴，边弹边说老师好严格要打他手板，崇应彪蹲着听，品不出个一二三四，可他挺喜欢看殷郊认真地样子，被其他人注视却不知道为什么的样子，自顾自把他们当成兄弟的样子。

他们像一群狗围着把自己当狗的猫，崇应彪当时就明白，终有一天猫咪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对错，只是各自的骨骼不同，狗需要忠诚，一只猫却不需要对狗忠诚。

成长过程中讨人厌的殷商王世子不知不觉在崇应彪心口啃下一个大坑，让他本来只需前进的人生偶尔也会向旁边看上一看，极少数时间，也情不自禁地想想未来。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平平安安长得再大些，殷启没有孩子，殷郊未来会是殷商的王，等质子旅立下军功再拼拼命，他们成为他最信任的四大伯侯也说不定。

崇应彪不是纯粹的好人，他是有野心，可直视自己的位置，却没想过有一天殷郊成了商王会是他谋反的好机会，毕竟殷郊嘛，崇应彪下意识觉得自己在殷郊之下还挺乐呵挺足够的，长大的小世子成为王啊，崇应彪异想天开地琢磨，他应该会是个忠臣良将，带回朝歌的宝贝肯定比西岐那农夫多得多。

说到西岐，崇应彪长大些还是很喜欢挑衅姬发，姬发虽然争强好胜，可他自己对自己每次都受崇应彪挑衅的原因也算心知肚明。

不只关系不好，也不是众人眼里因为想从殷郊得到鬼候剑就得过姬发这关，俩人丝毫不怕幼稚，和从前一样当着殷郊的面打得热火朝天，上一次比试的结果丝毫不影响这次打斗的劲头，殷郊当了八年裁判，参赛选手心态却已经全然不同。

小时候崇应彪单纯因为看不惯把做英雄挂在嘴边的蠢蛋，现在，殷郊笑咪咪在火堆旁填饱肚子，丝毫没觉得眼前像两只求偶期争夺交配权的猛兽，在他面前展示引以为豪的体魄斗志。

姬发和崇应彪打地最厉害那一次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他毫不掩饰地说崇应彪看殷郊的眼神脏，禽兽，崇应彪刚觉醒不久的少男心事乍被戳破，直接摸拳就走，俩人你来我往，围观的人多了却又变成俩哑巴，闹到主帅面前，还要殷郊来求情。

到底怎么回事？殷郊实在不明白，这次又在争什么东西，打什么堵，崇应彪和姬发撇开脸成了俩锯嘴葫芦，谁也说不出口，散开还瞪对方一眼，姬发倘若不用相同眼神看向殷郊，又怎么会读懂他的渴望，两人时不时唇枪舌剑，很清楚彼此安着什么心思，农夫和猎户，粪肥和禽兽，谁也别染指，谁也别谁低贱。

他们想要殷郊，而鬼候剑是可以放在台面上的替代品，挂在嘴边，话里话外争抢。

争抢中崇应彪看过太多次殷郊拿着鬼候剑的样子，光芒万丈的形象几乎刻在他心口。

那是皇天贵胄，是殷商不死的玄鸟，不管作为殷家这一代唯一的孩子，还是主帅独子，都是他可望不可即的位置，崇应彪有时也分不清是对殷郊这个人还是殷郊得到的一切产生据为己有的独占心，他走在朝歌的夜里，忍不住抬头望一望美丽高耸的宫殿，殷郊在那里，他心里的感情不是嫉妒，难以言表的焦躁和不对等从夜井涌出溢满整个皇城，是渴望。

尽管事实如此，崇应彪承认殷郊的确从他的世界里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他也始终不认为自己多么在乎，至少比起权力，崇应彪觉得自己能随时舍弃，甚至拿殷郊来垫背，他逃不开幼时拼命活下去带来的后遗症，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对稀薄的感情持怀疑态度，要得到却控制自己不能给。

姬发大概更看不惯崇应彪这一点，不被爱的人的喜欢地太便宜，不值一提，偏还要和情深似海被爱会爱的人争，不知是你衬得我更高一分，还是贱一寸。

崇应彪才不管那些，他自洽极了，几近刻板地固守自己来到朝歌的初衷，要成功，要封侯拜将，要让抛弃他的崇家看看清楚未来是谁做主，乱花迷眼拂去便是，他连自己都能牺牲，更别说殷郊。

不过再冷静处理，万事有意外，崇应彪克制无视，特殊一旦产生却势必疯长，他拷打自己以为生硬的野心，得到的答案并不满意。

大火会暴露人们最在意的东西，在冀州白茫茫一片的大火里，举目四望，他看清那个竟然还在意着什么的崇应彪，崇应彪抱着冷冰冰的殷郊，也不重，可手就是不TMD听使唤，TMD颤了又颤，明明此时鬼候剑就在身侧，只要殷郊嘎巴一下死了，不喘气儿了，他就能拿到，不必和姬发争抢，不必冒险去砍苏护的脑袋。

但那一刻，崇应彪知道怀里天真到残忍的小世子的生命，在他心中忽然高于一切。

他知道乱了套了，可没法控制，于是又因为得不到更讨厌殷郊。

而自殷寿登基，雪崩那天就又开始常常出现在崇应彪梦里，野生动物总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机有提前感应，崇应彪从梦里醒来，不断回想殷寿的登基大典，乌云遮住太阳，莽撞赤诚的殷郊，他仿佛梦见幼鹿拜老狼，躺在宗庙供桌上，那鹿分明是殷郊。

崇应彪一直知道殷郊的不求就是咬在他和殷寿自尊心上细密的牙齿，可以轻而易举把他们所竭尽全力争取的东西变得不值一文，崇应彪有时尚且要恨要讨厌，更何况是殷寿。

他忍不住打寒战，殷寿只有一个儿子，殷郊现在是太子，这位置非常危险，因为崇应彪是这样的人，他比其他人清楚殷寿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殷郊的死期将近，崇应彪这样想，他浑身发冷，却不知是兴奋还是别的什么，血色长路脑海中若隐若现，野心家强行说服自己，殷郊是他成功路上一定要踢开的绊脚石，他不死，永远是殷寿的亲儿子，死了也好。

死了也好。

可崇应彪煎熬着辗转反侧，午夜梦回又再次咬紧牙关，他不信神佛，双手合十喃喃自语，还宁愿这天来得晚些，他能晚一些成功，殷郊可不可以晚一些死呢？

崇应彪从未如此清晰地预感到殷郊就快要死了，比任何时候都快，可他无能为力，殷寿的儿子，什么时候死，怎么死，人皇决定好后上天或许都只能旁观，而且不只殷郊，整个商朝气氛都诡异地吓人，仿佛地上随时会冒出沸水，天上下会腐蚀人的血雨，崇应彪安静如蝼蚁般等待，等待一场避无可避的人祸天灾。

紧张恐怖的时间里崇应彪得到父亲已至龙德殿的消息，殷寿传他去见，心里猛然咯噔，边走边想出了什么事，质子旅军规森严，一旦加入，子不得见父，父不得见子。

他手心出汗，殿前四对父子对面而立，天子落单，太子昏迷未醒。

好一出大戏。

崇应彪拿着剑，他们家子女多，养成狼豹子还是蛇全凭天意，崇应彪恍惚地猜，作为猎手一辈子的父亲，一定会以为他是个打惯了认主的狗，他不愿意做狗，可狗也行，狗也有狗娘还有狗窝，崇应彪颤抖着，想他连狗怕也做不成，脸色难看地仿佛要先一步毙命。

好在崇应彪杀父前就已经被父亲的不屑杀死了，遮羞布揭开，他落下眼泪，那瞬间碎掉的似乎不只崇应彪八年来在朋友面前拼命维持的自尊，不只含糊其辞不愿谈及的家庭，手里

的剑长出双刃，父亲干脆利落用轻蔑使他崩溃了个遍，崇应彪幻想过父亲再见时以他骄傲的样子全然不见，八年过去，他还是背起行囊被父亲指着脑袋说要活久一点的失败者，只配用生命拖延其他兄弟离开家的时间。

泪眼朦胧中崇应彪拾起一块自己的碎片捅向父亲，把怨恨和自卑，自私和胆怯一剑捅回父亲体内。

血爬地好快，几乎瞬间就把崇应彪的指尖打湿了，黏腻温热的液体带他回到北边，回到出身低微的母亲墓碑旁，难说，崇应彪竟并无想象中半分遗憾，他无家可归，但也不过如此。

心从刚才就切断了痛觉神经，战栗皆归为兴奋，他垂垂眼皮，却不用想也清晰可知父亲的神情，北伯侯大概到死都维持着自己的不屑，崇应彪不知道他是在不屑他儿子能杀了他，还是不屑他是会杀了他的儿子。

父亲的血并没有让他更加勇敢，崇应彪跪下瑟缩地流泪，却没意识到自己在哭，成为了北伯侯有什么好哭，他伏在地上听不进去其他人的动静，耳朵轰轰作响，像奔跑在故土的山林，正追逐漂亮的山雀，带回去要父亲高看一眼。

回不去了。

崇应彪望向断头台，殷郊轻轻垂着脑袋，衣袂随风飘飞，似一只振翅的鸟，他是崇应彪射下的那只山雀吗？毫无疑问，如果是将是让父亲最骄傲，最漂亮的猎物。北伯侯想起昨天殷郊睡着的样子，他捏着药瓶深深凝视，平静把混乱哗啦啦划地四分五裂，崇应彪魂无定处，瞪着眼睛克制着不要从崩塌的心发出尖叫。

啊——

崇应彪笑起来，殷郊悲痛欲绝，难以置信地看着姬发提着姬昌的脑袋走到他父亲身边，只觉得一切荒唐至极。

怎么会这样，他在冀州城外为苏全孝流下的一滴眼泪，引起朝歌无法挽回的一场雪崩，没能杀死的小姑娘杀了他母亲，被他斥责的叔祖为社稷剖膛取心……

可能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第一个质子死去，他的一生就成了助纣为虐的一生，多少人提醒，多少人以血的代价要他睁开眼睛，殷郊心血翻涌，几乎要吐出一口血腥，灵魂已然被搅和地粉碎，姬昌的人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殷郊心心念念西岐麦苗的朋友，竟然亲手割下自己父亲的麦穗！

他何其无辜。

“殷寿，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断头台上年轻的王储束缚手脚，面对肆意欺他骗他的父亲，浓烈汹涌的情感把人形扭曲成封口容器，震荡的爱灌不进来，嘶吼地恨也出不去。

崇应彪踢开已死的刽子手快步上前，伸手抓住殷郊凌乱的头发，这是他大好的机会，血染朝歌，失去亲子的王能成为任何人的父亲，而他会是权力最优秀的儿子。

权力，权力，权力。

野心家心无杂念，自从弑父当日泪流满面迈出大殿，权力貌似就成了他唯一可以追求的东西，年轻人被混沌地捧上梦寐以求的位置，外表人模人样完好无损，看上去磐石一颗，生有蛇蝎心肠，真好，殷商北伯侯强迫自己感到快慰，他兴奋地颤抖着，一手攥紧鬼侯剑，一手用力将那副凋零时更加稠艳的面孔调转方向。

最后，他要看一看殷郊的眼睛。

“继续行刑。”

他要看一看殷郊的眼睛。

这么漂亮的眼睛终于将崇应彪收进眸子里时却谁也看不到，殷郊你该死，崇应彪想，你不是说他是英雄吗？殷郊你不是信他是王吗？你不是要为他去死吗？如果不是正直勇敢的你不断作为殷寿的证词，八百质子怎么会信奉地那般根深蒂固？

渴求和恨都被麻木蒙蔽，崇应彪不再有能力理会任何人的死活，他，殷郊，姬发，殷寿，竞技场的关键人物都在，原来他们这次争的是殷郊的项上人头，你看看你看看，他得不到殷郊，姬发也不，殷寿有殷郊的生，而崇应彪有殷郊的死，怎么不算最后赢家？

殷郊仰脸看这位相处八年的同袍，一眨不眨，瞪着眼睛地引崇应彪恼火，他和老北伯侯一样，到死都不觉得会死在崇应彪手里。

对视的一瞬间崇应彪好像又置身龙德殿，他现在成了殷寿的化身，位置颠倒，那个流着眼泪的自己跪在殷郊体内，返还另一对无羁的父子。

他将鬼候剑高高高举起来，手起刀落，折断玄鸟羽翼的同时利落地放他自由。

崇应彪屏住呼吸，心脏仿佛被攥紧，他死死盯着断处淋漓的截面。

鬼候剑真的很锋利。

随后崇应彪大口喘息，太顺利，一切都太顺利，成为北伯侯以后他天天享受着身居高位带来的膨胀，好像万事顺遂，他做出的选择再正确不过，今天也是，不能完全得到，崇应彪宁可完全失去。姬发总不能赢下父亲，还可以赢得殷郊，如果让他救走殷郊，那失去父亲又失去殷郊的崇应彪又算什么？

殷郊的脑袋跌下来，崇应彪一时间不知该快乐还是痛苦，他缓了缓，决定用得到衡量，殷寿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储君悬空，答案是得到利益，所以是快乐。

崇应彪潜意识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朝歌城乱套在即，他杀人时还自己劝自己，没什么不对，其他人都死得悄无声息，而殷郊有这样大的阵仗，半个朝歌给他殉葬，多好，崇应彪胡乱挥着剑，忽然隐约摸到痛苦的边界，他立刻缩回，不再去想，父亲该死，殷郊该死，都该死，没什么好难过，他本来就没得到的无所谓失去。

紧接着姬发杀死殷寿，崇应彪欲望更烈，来不及多想，他现在似乎就站在最快乐的位置，山呼海啸的野心达到极点，都听我北伯侯的，崇应彪挥着鬼候剑号令全军，看到自己不久后黄袍加身，荣登大宝，受天下朝拜。

他心里得意，自以为获得的越多，那隐隐约约失去过的就更加不值得一提……

直到姬发射中了他的眼睛。

姬发之所以能射中，是知道崇应彪会用其他人当挡箭牌，索性一开始就将箭射在了更靠近身前人的位置，崇应彪捂着血色的空洞看向四周，发现朝歌城不知什么时候变了样，他什么时候成了殷郊最看不起的不择手段的人。

不对，更多血流出来，崇应彪头痛欲裂，踉踉跄跄，手里的鬼候剑还在，他不后悔，殷郊死在他手里了，崇应彪就永远赢了姬发。

可是眼睛太痛了，痛到崇应彪从权力的淤泥里吐出一口浊气，姬发预判了他的卑鄙，一巴掌把崇应彪用野心掩盖的廉耻和杀父后麻木的神经叫醒。

过度疼痛时好像只有把已经失去的一切位置放得更低，才不至于发现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

弑父后崇应彪就像闭着眼睛挥刀，敌人是四面八方的黑暗，越温暖的火焰就越残忍，掐灭时就越灼伤人，可他朝殷郊讥讽或下手根本不觉得心痛，当然也不觉得快乐，对世界没有感情只为权利驱使的北伯侯主动的放弃一切，灵魂献祭给欲望，行尸走肉般活着。

崇应彪失去了眼睛，殷寿的剑子手才终于在付出无法忽视无法冷静的代价后，茫然抬起头，紊乱的人海中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所以他做了什么？

父亲。

殷郊。

感知随着肉身的痛苦逐渐苏醒，一点点撬开崇应彪面对不了的事实，从杀父那瞬间就强制斩断的痛觉再度连接，可为时已晚，崇应彪已在用麻木的野心保护自己时失去一切。

他捂着眼。

殷郊也这么痛吗.....

崇应彪愣住了，野心把崇应彪还给他，他才终于反应过来刚才亲手杀了的人是谁，殷郊，剑上还有他的血迹，崇应彪浑身颤抖，重新把走出龙德殿一切一切都想起来。

他也不是个纯粹的坏人，或许自卑，或许骄傲，崇应彪痛来得后知后觉，他曾经想过殷郊成为王，他们会成为最优秀的下属，共同拱卫殷商江山的。

想过万一死在战场上要战到最后一刻，想过大家一起长大可以做各自想成为的人，想过今年殷郊生辰他要去捉最美丽的小兽。

他想过的啊。

他怎么会杀了殷郊?怎么会觉得杀了殷郊也无所谓?

姬发藏起来殷郊那天就悄悄和姜文焕通过气，告诉他会必要时要带殷郊离开，从他驻守的城门。

姜文焕没回复可以不可以，只默默把守城人都换成更加心腹的侍卫，等着有朝一日为两人殿后。

可姬发没能把殷郊带出来。

他死了。

姬发闭上眼听凭姜文焕发落，万念俱灰放下全部生机，昔日同仇敌忾的质子旅分崩离析刀剑相向，殷郊被斩首的场面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死在姜文焕箭下也成为姬发不错的选择，他只想抛开一切，把殷郊已死的事实抛出脑海。

姜文焕等了等，勉强消化事实，他忽然笑着放姬发走，转身迎战，姜家人喜欢做英雄也只

做英雄，被坍塌的城墙压在乱石堆下，姜文焕抬头看向遥远的断头台，那里空空如也，留下斩断的锁链仿佛曾经放飞过一只鸟儿。

傻表哥。

痛来痴痴，崇应彪驾马而追，眼泪和血水从血肉模糊的眼眶涌出，更多的麻木随疼痛接连褪去，崇应彪用一只眼望一望天上，今日无云，原来还有那么多太阳下的日子，无论施舍也好，可怜也罢，原来完全拥有殷郊的死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赢也没有任何意义。

父亲和殷郊的生命换来的权力，崇应彪不是殷寿。

他出了朝歌城，赴死的念头愈发强烈，从鄂顺到父亲，到殷郊，到殷寿，再到乱石下匆匆一眼的姜文焕，这朝歌就好像他们八年来筑成的一座坟。

崇应彪罪无可赦，却绝不要死在这里。

他提着鬼侯自废墟走过，姜文焕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动弹不得，只好流着泪苦笑，该死的崇应彪又后悔了，八年里他总是这样，就像曾经把殷郊给的药瓶扔进火堆又伸手去取一样，反反复复折磨自己不求善终。

可药瓶能拿回来，他哥回不来了，崇应彪后悔时愿意付出抛弃瞬间千倍的代价，但是他去哪儿给殷郊赔一千次生命，崇应彪能赔的只有他自己。

他要给殷郊殉葬。

姬发把崇应彪甩在后面，像要甩开有关朝歌城的一切，甩开殷郊的死亡，雪龙驹目的明确地狂奔，崇应彪却还梦魇似的跟着他，距离甚至越来越近，姬发现在只想回家，他不明白崇应彪为什么穷追不舍，他把无主的朝歌留下，崇应彪可以踩着万万人的尸体登上高位，没了殷寿，他就是统领殷商的王。

“他的眼睛很漂亮。”崇应彪忽然大声喊，姬发停了马。

“用力瞪着我，特别专注。”

姬发发出痛苦纠结的嘶吼，崇应彪颤抖的绝望显而易见，可已经什么都晚了啊，姬发眼睛流出泪来，他太累了，承担的苦难多到再添一点点就会完全崩溃，杀死殷寿以后，姬发像爆炸的气球，没有再杀崇应彪的狠心，在他看来崇应彪就像一个更偏激更加求而不得的自己，“朝歌给你，别再逼我了！！”

“你不想知道一晚未见殷郊为什么这么绝望地上断头台吗？”

“你跟他说了什么？！”姬发放不下，他果然回头了。

“我说我恨他，如果他早杀了姬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崇应彪平静地说，语气似一把从天而降的铡刀。

姬发咬牙，疯狂地用剑砍过去，两人短兵相接，纷纷跌下马去，落在黄河边的泥滩地，“你明知不是他的错。”殷郊放过姬己，是因为那双和苏全孝太过相似的眼睛。

崇应彪闭上眼睛，笑了，“我当然知道不是他的错。”只是太痛苦，想让殷郊也感受他的痛苦。

两个人毫无章法地打斗，滚做一团，崇应彪好似疯了哭哭笑笑，姬发抿紧嘴唇，唯有泪流，他知道崇应彪是非死不可的。

两人这样打斗好像又回到殷郊面前耍猴戏时，下一刻那个人就会走过来边劝边玩，好像最

近不过噩梦一场，崇应彪输了，醒来能回到曾经和姬发某次争执的现场，隔着嘈杂声响，鼻青脸肿地对上篝火旁殷郊暖融融的目光。

他发誓，这次他不要和姬发抢，不要把殷郊给的东西扔掉又后悔了，可不可以重新来过，让他崇应彪也当一回英雄，也努力名正言顺守护他的月亮。

姬发看着崇应彪的泪，没办法不给他解脱，两个人精疲力竭，崇应彪几乎是主动把喉咙撞上鬼候剑，达成目的崇应彪仰躺着，用只剩一只的眼睛望向天空，挺好，今夜无云。

姬发在他身边悲伤地哭泣，崇应彪最后承认这个人貌似的确比他有种，他选择用死亡逃避，姬发还有得是时间痛苦蹉跎。

殷郊被神仙带走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能活吗？活下来是和姬发那样，还是变成小孩，殷郊小时有点胖，或者三头六臂变成.....

生命力流逝，崇应彪释然地笑，死在鬼候剑下他死而无憾，水声收拾好他这千疮百孔的一辈子，带平静满足的灵魂归去往生。

鬼候剑很锋利，崇应彪想着，他刚才体验过了，幸好幸好。

他没让殷郊太痛。

姜文焕从废墟中爬出来，一瘸一拐挪到断头台，这里很高，能看到整个混乱的朝歌城，姜文焕坐了很久，伸手摸了摸上面干涸的血，表哥，崇应彪没回来。

全文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